

◎小城故事
□二水

镌刻年华

“追忆有价值吗?”在落笔之时,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个疑问,而后又自行解答,有的。它是时光难以冲淡的情谊,也是岁月难以抹去的精神,它镌刻在人们心中。

——追忆李维祀之感

近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有幸来到知名油画家王永声的家中做客,听他讲述关于恩师李维祀的故事。追忆由李维祀的赠品《芭蕉女郎》而起,却不由《芭蕉女郎》而止,留给人无尽的思考空间。

上世纪70年代,李维祀与王永声在三明地区相识。当时恰逢明溪县举行中小学文艺汇演,下放在此的李维祀在观看了王永声执导的舞蹈节目后,相聊甚欢、一见如故。自此,师生缘起。

不时,李维祀会给王永声一些艺术上的指导。1987年,王永声从香港归来,在仙游老家创办油画公司,便有机会经常到厦门大学拜访李维祀。1995年,王永声的画展在厦门展出,李维祀特来捧场指导,并以铜雕《芭蕉女郎》相赠。

“芭叶轻飘云涧水,无声两岸翠绿崖”,《芭蕉女郎》底座是芭蕉叶的形状,一女子裸



睡在芭蕉叶上。仔细一看,女子头压着右手,左手自然随放,侧睡体态,半露风韵,两腿弯曲,臀部翘起,流水般的起伏,极具美感。而全方位的视觉美并不会让人忽略意境的存在,远远望去,那芭蕉女郎如梦游在两岸悬崖峭壁之下,随江水碧波起伏,那种宁静、安详、无拘无束的状态,不让人想去探索一番。

李维祀的像外之意,是一种心灵的感悟和交流,到达的“境”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透过王永声的讲述,

我看到了李维祀这样大胆的艺术创作,同样耐人寻味。借一片芭蕉叶塑造毫无顾忌酣睡的裸体女郎,对于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冲击。然而,当时李维祀在生活中,是个勤勤恳恳领着20元钱补助塑造公共雕像的“专业户”。

我们熟知的泉州郑成功骑马像、福州林则徐纪念像、莆田妈祖雕像等都曾出自他手。这样的对比,就更能让人深刻感受到李维祀在艺术创造上的特别之处。从他身上,

令人感知到的是不拘泥于眼前,不囿于寻常。用最近的一句流行语来表达,“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或许,这是他想用作品告诉我们的道理吧。

“《芭蕉女郎》这尊构思巧妙的雕塑作品,成为我这么多年艺术创作的源泉。恩师已逝,艺术长青。”王永声说。我想,无论是纪念品《芭蕉女郎》,还是王永声这份独特的记忆,都让李维祀“不曾逝去”,李维祀留下那份的遐想还在继续,那份力量还在唤醒。

图为铜雕《芭蕉女郎》。

◎饒接

李维祀(1937.2—2011.6)别名恺父,辽宁黑山人,擅长雕塑、水墨画。1956年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历任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设计员,三明地区(市)群艺馆美术干部,福建省画院画师,厦门大学美术系副教授、教授,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副院长。福建省美协副主席、顾问。作品《林则徐像》《妈祖》和《林则徐充军伊犁》分别获首届和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奖。出版有《李维祀素描集》和《李维祀的雕塑艺术》等。

◎诗歌

有一种幸福叫做陪伴

□陈高庭

(校门口的)那里那时
风是甜的
心是亮的
等待是温柔的守候
那人头攒动的长队
一头系着你
一边连着心
无论春夏秋冬
不管风雨寒暑
这样的守候牵挂
是如此的笃定美好

很庆幸
你的成长
我不曾缺席
陪伴着劳累着快乐着
每天握着你那柔软的小手
是对你温馨的陪伴
每次与你追逐嬉戏
仿佛穿越时光
每回听到那稚嫩的叫唤
心被融化了
这是夕阳人生最美好的感受
也是给我最幸福的陪伴
谢谢你
我亲亲的宝宝
感恩上天
给了如此珍贵的礼物

陶醉每一次的相伴
品味每一回的美妙
盼时光能缓缓
望岁月安然
愿你
健康快乐每一天
平安幸福一辈子

◎心灵驿站

□王珉

母爱鱼腥草

那年,我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品尝过当地有名的刘晓庆米豆腐之味后,从此折耳根之味就扎根在心底让我永生难忘。我在西水码头餐厅看到这种米豆腐和重庆红糖凉虾是一样的原材料,属于川湘黔地区常见小吃。米豆腐是用米磨碎加水熬煮后加碱凝固做成的清凉Q弹米香小吃。这里重点讲的并非米豆腐,而是调味料——山椒油拌鱼腥草,当地人叫“折耳根”,味道鲜美,嚼起来脆脆的。喜欢的食客喜欢得不得了,不喜欢的食客完全吃不惯,我属于后者。整个纸盒盛放着色泽红亮、香辣可口的米豆腐,但因折耳根味道太呛,也许是里面的山椒油,和木姜子油一样太过浓香,仿佛夏天路过樟树闻到的樟科味道,我只能捂着鼻子吃了一半有点反胃。

后来,母亲回家后偶然在超市见到鱼腥草根,就买一盒回家。虽然我吃着不习惯,但她说夏天吃清热解毒,所以留了一小半种在自家花盆里,居然两盆分根成十盆。每年的春夏秋三季绿意盎然,一星期可以吃两顿,一些亲友来我家吃饭,常常会点名要吃没有污染完全有机的鱼腥草。

鱼腥草可以凉拌,加盐、酱油、米醋、椒面等调味品服食。鱼腥草还可以炖肉,煮粥,煮面,炖猪肚。鱼腥草甚至还可以泡茶,加蜂蜜饮服,

清热解毒,祛痰止咳,功效甚多。这种植物,尽管你爱搭不理,可它却自始至终默默注视你的一颦一笑。

母亲喜欢种菜种花,为此她请人挑了几担泥土,把家中两个池子填得平平整整。她没有种菜的经验,渐渐地,整个菜畦呈现萎靡的状态。她也没有种过花,因此花畦也就逐渐荒芜了。

鱼腥草种子,原先是我留了一小半落在泥土中,起初我们并不在意,等到种菜荒荒,种花花死时,鱼腥草已经发展壮大。花开荼靡,花形甚小,花色洁白,远远望去,有点像茉莉花,只是散发出一种怪怪的气味,远不如茉莉清香怡人。

我有点后悔,因为气味太刺鼻。我恨不得全部拔掉,只是因为懒,没有付诸行动,任它自生自灭。待到鱼腥草长得最茂盛时,母亲就把鱼腥草割下来,洗干净晒干了,说是以后派得上用场。

母亲动情地回忆:她生我时,产后腹泻,几近虚脱。因为要哺乳,不敢随便用药。当时奶奶就端来一碗草药汤,说是用鱼腥草熬的,让她趁热喝下,再蒙头睡一觉,保管有效。母亲将信将疑,百般不情愿地捏着鼻子喝下。果然,腹泻不大厉害了,再喝三次,腹泻彻底止住。

于是,当我再见到鱼腥草时,心里竟然泛起感动。

时常给它浇点水,它似乎知晓我的情意,愈卖力地生长着。最后,两个池子都成了鱼腥草的天下。

今年夏天,阳台楼板渗水厉害,母亲决定将两个池子填平,铺上一层厚厚的水泥。池子变成了水泥台子,台子上还放着洗衣机。鱼腥草被连根拔得精光。面对这一变化,我心里有些失落。可是我也明白,比起那几株鱼腥草,治理楼板漏水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某天深夜,我在阳台纳凉。不经意间,看见洗衣槽底似乎隐藏一抹绿色,凑前去细看,竟然是一株鱼腥草。根被挤压在水泥块与池壁之间,枝条则蜷缩在洗衣机底下,挣扎着长出两三片嫩叶。我欣喜若狂,使出全身力气,把洗衣机挪到一边,好让它舒展开来。真是太难为它了,整整一年,在这个几乎没有光、水、泥土也极少的恶劣环境中,居然还能发芽生根,甚至抽条长叶,这是多么坚强的生命啊!怀着欣喜与敬佩的心情,我给它浇了一大勺的清水,让它酣畅淋漓地吮吸甘露。

近来,鱼腥草疯狂生长,枝条由蜷缩变挺直,叶子由浅黄变深绿,假以时日,它终于开出了一朵白色的花。鱼腥草,多么美丽的名字,它代表着夏日的深情,听起来有点哀伤的,像一面哀伤的湖泊,却附着母爱的包容。

◎印象仙游

故乡的山水如诗如画

□陈玉栋

风过兰溪,绿柳映河岸。柳色新染,似渺渺云烟,万花迷人眼。连绵大蜚山,隔不断那潺潺流水,悠然过门前。桃花飘落,点水涟漪起,一瓣一瓣,如梦似幻。红杏开晚,牧笛声渐远,悠悠扬扬,萦绕心间。

你摇着乌篷船,行在白云间。南桥下的鱼虾,嬉戏水浅,似早知春江暖。山间袅袅炊烟升起,晕染了这片宁静的故乡天地。

我回到了如诗如画仙游故乡,恰是人间杏花天。墨色山水浓转淡,恰似你的眉弯弯,流转着无尽的温柔与眷恋。

在鲤城的微风里,我仿佛嗅到了岁月的沉香。那些古老的街道,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滑,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街边的老屋,木门斑驳,铜锁生锈,却依然守望着岁月的沧桑变迁。墙角的青苔,在细雨的滋润下,愈发青翠,宛如一首无言的诗。

故乡的兰溪,是仙游人的灵魂。那清澈的水流,如同绸带般蜿蜒穿过小镇。水面上,船只摇曳,船头的鸬鹚时而入水,时而振翅,捕鱼的景象生动而鲜活。溪边的女子,蹲在石阶上,洗衣槌敲打声清脆而富有节奏,伴着她们的欢声笑语,在水面上荡漾开来。

故乡的雨,最是多情。淅淅沥沥的小雨,如烟如雾,打湿了瓦檐,朦胧了窗花。雨滴从屋檐落下,滴在青石板上,溅起朵朵水花。窗前的芭蕉,在雨中舒展着嫩绿的叶片,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而我,静静坐在窗前,听着雨声,思绪也随之飘远。

漫步在兰溪公园的小道上,感受着“移步换景”的奇妙。假山池沼,亭台楼阁,曲径通幽。透过花窗,窥见那一抹新绿;走过回廊,听闻那一声鸟鸣。兰溪深处中的每一处细节,都蕴含着匠人的精心与巧思,让人不禁感叹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故乡的女子,温婉如水。她们身着素雅的旗袍,撑着油纸伞,行走在雨巷中。那婀娜的身姿,那回眸一笑的温柔,仿佛是从古诗画中走出来的佳人。她们的眼眸里,藏着兰溪水乡的柔情,一颦一笑,都透着诗意的芬芳。

故乡的美食,亦是让人陶醉。那精致的小笼包,皮薄馅大,汤汁鲜美;那香甜的糯米藕,软糯可口,甜而不腻;那鲜美的鲫鱼汤,奶白浓郁,营养丰富。每一道美食,都饱含着仙游人的细腻与用心,让人回味无穷。

风过兰溪,留下的是无尽的眷恋与相思。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故事与情感。

那绿柳、那青山、那流水、那炊烟,还有那摇着乌篷船的你,都成为了我心中最美的风景。仙游,是我梦中的诗与远方,是我心灵的栖息地。纵然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仙游的风情永远留在我的心间,永不褪色。